

文中子序

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爵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馬寓生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房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凡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儒之職也不可號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如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二篇每奏帝稱善然未具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連倚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壬卦也何為而來見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眾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

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有無定王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亘寰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瞿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馬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闕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遵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至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岐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且道而已乃續詩書止禮樂修元經讚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
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
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
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
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
昭德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
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終麻設
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
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贊
易七十篇列為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於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
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於故居又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却少曰福時

杜淹撰

文中子中說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讚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讚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馬。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平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泣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

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餘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具有。差乎。元經寢賤。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具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具捨。諸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

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食

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瀉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具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玉於萬民，其猶天子。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歛之，父得其為，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恍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彞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蔡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

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令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於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具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馬知鬼。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

乎。子曰：義也清而壯，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立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沒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樂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埤篋，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抵。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

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吾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叔怙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

大哉七制之主。以其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於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於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賾。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遽固之罪也。使范甯不

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秦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犯。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友。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

具醴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視民如傷。奚為不終。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死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急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愾。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捐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

弟子曰。貧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摠。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願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乎不妄散。子曰。達人。幾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馬。或勉馬。或傷馬。或惡馬。或誠馬。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

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馬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於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子聞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采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駟。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馬，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專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

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馬。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任。勞而進官。非古也。具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曰。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誘。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寔。譽譽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乎。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管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達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

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養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值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擇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馬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子祿義，則未暇。